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第五十四回 拍馬屁流氓討好 抱春愁俠客傳書

且說章秋谷盤問了粗做娘姨一會，忽然心中得了一個主意，想起從前大金月蘭嫁與黃大軍機的長孫公子，後來逃走出來，是預先設法買通了船戶，在水閣上邊用腰帶吊著身子吊下來的。現在聽那娘姨數說，程小姐關鎖在水閣後頭，不覺登時得計。又細細的想了一會：這件事兒卻又與大金月蘭不同。一邊是金月蘭有心逃走，一邊程小姐卻無意私奔。最好是要和程小姐彼此說通，方能下手。無奈程小姐關鎖樓中，無從見面，這個消息怎的傳遞得通？想了一會，無計可施。偶然想起自己幼年間投師習武的時候，學過一種袖箭，是用右手中指伸發出去，二三步之內可以暗地傷人。不過是如今時局遷移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只好把他當做頑耍的事兒一般。但是秋谷尋常習練的幾枝毛竹箭兒，一齊掉在家中，不覺跌足自悔。

春樹慌問：「究竟是什麼東西掉在常熟，說得這般鄭重？」秋谷和他說了。春樹呆了一會，道：「這個時候，你還想著這不要緊的東西有甚用處？」秋谷又附了他的耳朵說了幾句，春樹方才恍然大悟，眉開眼笑的道：「幾枝毛竹箭兒值得什麼，我們難道不好重做幾枝麼？」秋谷道：「你是個外行，曉得什麼？袖箭的做法不是單用毛竹，並且不是一天工夫做得成的。先要認準了粗細長短，用細竹削做竹籤，卻還要配著分兩，熔些鉛錫或是銅鐵灌在竹節裡頭，須要分兩配得停勻，發出去方才有力。若單是一支竹籤，那裡有這般力量？你難道這點關節都不懂的麼？」春樹道：「我又沒有學過這個東西，那裡曉得這裡頭還有這許多講究？如今只好立刻趕造。你先畫個圖樣出來。」

秋谷聽了搖一搖頭，一言不發；想了一回，方才立起身來開了船上櫃子的抽屜，取出一枝帶著銅筆套的水筆，放在手中試了一試輕重。又把這枝水筆放平在右手掌中，用大指、無名指捺住了中間的筆管，中指伸著筆頭做了一個手勢，便覺面有喜色。向春樹笑道：「這枝水筆大是可用，就不必去重新趕造了。」春樹聽了也甚是歡喜。

秋谷便叫船戶進來，叫把船移到醬園碼頭停泊。船戶道：「那邊的碼頭甚是擁擠，況且上岸起來沒有此間便當，我看還是就在此間的好。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多管閒事，叫你開船只顧開就是了，為什麼要這樣的嘮嘮？」船戶聽了不好再說，答應一聲，便把船移到那邊停下，打好了樁，繫上纜繩，搭好跳板。秋谷因見時候尚早，在船上不免等得心焦，便吩咐春樹在船坐守，並叫他留心看那上面樓窗到底開與不開。秋谷便上岸去了，想想沒有什麼正事，便到高桂寶家去看方小松。

不料小松不在桂寶院中，秋谷卻撲了一個空，便又走到王小寶院中，打算要問陸仲文。恰好陸仲文昨夜因鬧得晚了，沒有進城，就住在小寶那邊，這時候剛剛起來梳洗。見秋谷來了，大喜，便拉他坐下，談了一回。仲文留他就在小寶院中吃飯，秋谷答應。因秋谷愛吃京菜，仲文叫相幫到德花樓去叫了幾樣菜來，兩人小酌。飯畢，仲文覺得枯坐無聊，要拉秋谷出去兜個圈子，秋谷道：「兜個圈子也沒有什麼味兒，還是我們再去請兩個客人，今天在這裡碰一場和可好？」陸仲文尚未答應，其時王小寶新妝已竟，走進來坐在旁邊，聽得秋谷說要碰和，慌忙接口道：「章二少有心照應倪點蠻好，阿要去請起客來？」仲文沉吟道：「請什麼人的好呢？若要到城裡頭去請客碰和，實在相離太遠，馬路左近又沒有什麼熟人。」

正在躊躇，忽聽得樓下相幫叫了一聲：「客人上來！」樓梯上腳步響處，先走進一個客人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方小松。他出城之後，先到桂寶院中，曉得秋谷已經去過，又想他沒有別處地方，一定是到王小寶家去尋陸仲文去了，所以急急的趕來。陸仲文見了方小松，大喜，便道：「我們正要請客碰和，你來得正好，只要再請一個客人便可入局。」仲文說罷想了一想，便取過一張請客票來，到石路長安棧去請宋子英。

相幫去了不多一會，果然宋子英來了，彼此寒溫了幾句，便大家入位扳莊。子英便問仲文多少底碼。仲文道：「我們相好弟兄，難道誰想贏錢不成？不過是尋個消遣罷了。但是底碼打得太小了也沒有什麼味兒，我看打二□塊底二四，說大不大，說小卻也不小，你們眾位的心上如何？」眾人聽了點頭道好。扳好了莊，定了座位，便碰起和來。碰了幾付，章秋谷的牌風甚好，連和了幾付大牌。及至碰完結賬，方小松沒有進出，陸仲文輸了二□元，宋子英大輸，輸了四□餘元，多是章秋谷一人贏的，給了八塊和錢，其餘的一齊收下。

原來蘇州堂子與上海規矩不同。上海地方是吃酒碰和都是□二塊錢，並且客人吃酒，房間裡人沒有什麼好處，不過是繃個外場。若遇客人碰和，房間裡人方有些好處。這是花柳場中人人都曉得的。蘇州堂子卻又不然。本來只有吃酒，沒有碰和，偶而遇著客人高興，約些朋友碰一場和，那和錢隨便開銷，也有四塊，也有六塊，沒有一定。到得後來，有一班愛算小錢的人，只去碰和不去吃酒，雖然沒有和錢，倒是煙茶酒飯鬧得一塌糊塗。本家同信人吃虧不起，方才也學著上海堂子一般，行出碰和的名目，卻每場和只要八塊洋錢。至於客人吃酒，更比上海的情形大是不同，每一台酒雖然也只□二塊錢，卻另有許多名目。吃酒的無論主客，卻要出什麼檯面洋錢，每人兩元，卻要現開銷的。叫來的局又要出什麼坐場洋錢，每人一元，也要當場開發。若是檯面上八個客人，每人叫一個局，就要開銷□六塊檯面洋錢，八塊坐場洋錢，多在正價□二塊錢之外。這便是信人的好處。所以上海的堂子只願碰和，不願吃酒；蘇州的堂子卻是只巴吃酒，不願碰和。這也是上海、蘇州彼此不同的風氣。再如蘇州地方，在堂子裡頭擺酒請客，那請的客人必定是和主人家向來要好方肯到來。因為開銷檯面，要自家拿出現錢，不比上海地方沒有這些名目，就是客人叫局，也要和信人素來相識方肯應酬，為的是客人局賬，倒要逢節開銷；信人出局的坐場洋錢，先要自家墊出。這些情形，在下初集書中已經說過，不過沒有說得這般詳細。看官們有歡場閱歷的人，料也曉得這些規矩的，並不是在下的信口胡言。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章秋谷和陸仲文等在王小寶家碰了一場和。碰完之後，差不多已有七點多鐘，娘姨們捧上碰和飯菜，擺好杯箸，王小寶過來斟了一巡酒，陪著坐在旁邊，四人談談說說，甚是投機。那宋子英的應酬甚好，談笑生風，把章秋谷、方小松二人恭維得□分歡喜。你想如今世上，那有不愛巴結的人？憑你章秋谷這樣的高明，免不得著了道兒，險些上了第二次倒脫靴的惡當。

當下宋子英和三人談了一回，忽地回過頭來問陸仲文道：「前天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了？昨日接到一封來信，我們舍親已經進京引見，只要完結了正事，立時逕到蘇州，先派了他家裡頭一個賬房來此和他辦事，只怕差不多將要到了。你那邊的事可有什麼眉目麼？」陸仲文皺皺眉頭和宋子英說道：「我已經替你問過幾家，多是不甚湊巧，我那裡有功夫和你們辦這樣的事情，或者我替你再去托托別人倒還可以。」說著便回過頭來向秋谷、小松二人說道：「這位宋子翁的親戚鄒介卿，他是安徽有名的富戶，現在捐了個候補道，已經分發江蘇，引見之後就要出來到省，要在城內買一所大些的住房，屋價不拘多少。宋子翁幾次托我，要我和他尋找，你想我那裡有這樣的工夫？你可曉得那裡有出賣的住房麼？」

秋谷聽了，不覺接口道：「若說住房，春樹就有好幾所房子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只不知他可肯出賣，這卻要與他商量。」宋子英聽了大喜，連忙立起來朝著秋谷深深一揖道：「貢春翁當真有幾所房子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，只是還要費秋翁的心，前去同他商議。」秋谷連稱不敢，道：「這點事兒值得什麼，也要這般多禮，我回去問他就是。」宋子英又諄諄囑咐了一番。

秋谷因記念著春樹的事情，不知在船上怎生光景，便別了三人先自走了。到得船上，見春樹伏在船上假寐，秋谷喚了他一聲，春樹失忙張致的跳起身來，兩邊張望，見是秋谷回來，方才坐下。秋谷問春樹可曾看見那兩間水閣開過樓窗，春樹搖頭歎道：「我在船頭上等了半天，望得眼睛都有些酸溜溜的，那裡見他開甚樓窗？」

並且連人聲都一毫沒有，不要是上了那婦人的當罷。」秋谷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不管他是假是真，姑且試他一試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掏出表來一看，已是□點□五分，秋谷便取一張東洋紙信箋鋪在桌上，提起筆來不知要寫什麼。忽然一想道：「壞了，壞了。」急問春樹：「程小姐可能識字？」春樹道：「眼前的幾個字兒尚還認得，就是粗淺些的小說或是信札，也都

懂得意思。」秋谷喜道：「這便還好。若是一個不識字的，便又要另想法兒。」說罷，取過筆來向箋紙上一揮而就，寫了幾個字兒。春樹倚在案頭，看他寫的是「賁春樹到明日早□點鐘」。就是這□個字兒。春樹遲疑道：「何不寫得明白些兒，卻要這般含糊？」秋谷把春樹吓了一口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糊塗！這不過預先問個信兒，我自己也保不定□分把穩。

若依著你的意思，寫些私情話兒，萬一射到樓中被第二個人拾去，還了得麼？所以我只寫這幾個字兒，就使被旁人拾去，也想不出這裡頭再有什麼機關，你還嫌我寫得少麼？」幾句話說得賁春樹又羞又喜，暗想章秋谷這人真是精細，我此番央他同來，也不枉了我一番跋涉。如今世上那裡還有這樣的好人，為著朋友的事情肯這樣盡心竭力？心上這般著想，卻感激到萬分。

只見秋谷把方才寫好一張信箋，折了一個方勝，取一條麻線，結結實實的紮在筆梗中間，把手招招春樹，走出艙去。春樹也隨後出來，到船頭上立定。

正是那七月中旬的時候，玉宇無塵，銀河倒影；纖雲四卷，清風吹空。一輪明月高高的掛在天中，照得水面上□分澄澈，萬籟無聲，那景物甚是淒楚。

秋谷走出船艙，舉頭仰望，見那上面的樓窗依然緊閉，月光照著，好像裡面隱隱有燈火一般。秋谷把那一支袖箭放在手中，又仔細打量了一會，見那樓窗的樣子都用竹紙糊在外邊。秋谷翻身走到船邊，離開數步，放出眼力覷得較親，用盡平生之力發了一箭。只聽得「呼」的一聲，那支袖箭竟穿入樓窗裡面去了。秋谷大喜，春樹倒吃了一驚，低低的贊了幾聲「好箭」。秋谷見那支袖箭一直穿入樓窗，便同春樹兩人在船上坐了一會。冷露無聲，西風拂面，雖是新秋天氣，卻也有些涼回枕簟，露冷羅衣的光景，便拉著春樹進去睡了。

春樹睡在牀上，千思萬想的，這一夜又不知轉了多少念頭。好容易巴到天明，叫醒了秋谷一同起來，吃過點心，說些閒話。差不多□點鐘，秋谷又取一張東洋信箋寫了一回，卻不許春樹近前來看，只叫他到船頭上去等候。一面仍舊折成方勝，又尋了一枝筆，照依昨日一般，如法泡製的製備定當，藏在袖中，走出船頭立定，目不轉眼的看著那上面的樓窗。不多一會，果然只聽得「呀」的一聲，樓窗開了一扇。秋谷眼力最尖，早看見一個麗人，腰肢嫵娜，骨格輕盈；眼含秋水之波，眉鎖春山之恨；雲鬢半卸，脂粉不施，嬌怯怯的倚在樓窗向著下邊張望。面上好像帶著幾分病態，越顯得弱不勝衣；更兼淚眼惺忪，愁容寂寞，那一付帶病含愁的豐格煞是動人，彷彿是一樹帶雨梨花，嬌柔欲墜。秋谷見了暗暗喝采，想怪不得春樹這般著急，果然面貌不差。那麗人開了樓窗，探出半身往下看時，恰恰的和春樹打了一個照面，一時又驚又喜，心上邊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好像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一霎時並在一堆。一個樓上，一個船頭，彼此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看了半晌。春樹只覺得一陣心酸，忍不住淚珠欲滴。程小姐更是蹙著雙眉，含情慾泣。男女兩人雖然對面，卻不能說一句話兒。

正在彼此相看之際，秋谷猛然把春樹推開數步。春樹剛剛回過頭來，只見他翻身舒臂，輕輕的把右手一揚，聽得「呼」的一聲，秋谷手內的一枝袖箭早飛入樓上窗中，在程小姐耳邊擦過。程小姐大吃一驚，一連倒退幾步，幾乎跌倒。秋谷早拉著賁春樹走進艙中去了。程小姐定一定神，方才看那飛進來的是什麼東西。只見原是一支水筆，套著一個白銅筆管，有一個紅紙方勝繫在中間，和方才拾著的差不多的樣子。程小姐連忙拾起，拆開看時，見上面寫得明明白白的，叫他怎樣脫身，如何走法，自有人在下邊接應，叫他不用心慌，就是這幾句說話。程小姐看了雖然歡喜，卻終久是個年輕女子，不免有些膽戰心驚，只得大著膽子，硬了頭皮，悄悄的收拾了一回。喜得是程小姐被他們鎖在後樓，就是送飯與他，也在壁間開個一尺見方的小門，叫人傳遞。這兩間屋內，竟是個人跡不到的地方，所以憑你如何做作，也沒有看見的人。

直等到晚上□一點鐘，月明如水。照進紗窗。程小姐把樓窗開了兩扇月光之下，已看見春樹立在船頭，秋谷立在春樹身後。船頭上疊了一張茶几，茶几上邊又疊了兩張椅子，就和樓窗的高低差得不多，只低了四五尺光景。程小姐見他們已經預備，滿心歡喜，放大了膽，把兩條縐紗腰帶接做一條，一頭繫在自己腰間，一頭繫在樓窗柱上，繫得□分結實。章秋谷在船頭上已經看見，兩下打了一個照會，便叫春樹立上椅子去接他一接。那知春樹向來膽小，剛剛上得茶几，兩隻腳早索索的抖個不住，急得章秋谷悄悄的頓足，埋怨他道：「現在這一刻兒的時候正是要緊，怎麼你這般膽小，不被你誤了大事麼？」春樹連連搖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正是：

黃衫挾彈，暗傳青鳥之書；紅粉銜恩，合受花枝之拜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分解。